

人的本质与人的全新进化方式

邬 焜, 答凯艳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文章具体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将人的本质和劳动放置于具体“现实性”中进行理解和考察。通过揭示人的本质和劳动的具体性、相对性和发展性,探讨智能化的发展对人的本质的意义和影响,并探索在智能时代人的全新进化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本质也必然会以更加丰富而多样的方式得以展现,人类的进化方式也将出现更加革命性的方式。

[关键词]智能化;人的本质;人的进化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4-0015-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4.003

The Essence and Totally New Evolution Mode of Human Beings

WU Kun, DA Kai-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49,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Marx'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ethods, this article understands and investigates human essence and labor by placing them into concrete "reality". By revealing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concrete, relative and developmental nature of labor,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on human nature has been discussed, and the new evolution mode of human beings in the intelligent age has been explo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 essence will inevitably be shown in more rich and diversified ways,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s will also appear in more forms of revolutionary ways.

Key words: intelligentization; human beings' essence; human being's evolution

20 世纪中叶以来爆发的信息科技革命、信息经济与信息社会的变革浪潮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进入 21 世纪之后,人类信息社会的发展更是进入了智能化发展的全新阶段。随着社会发展的智能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幅度

缩短将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由此导致的失业大军的快速增长则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与此相应,对传统的集中体现以生产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相关理论和学说也应当予以重新反思。这其中就涉及到什么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形成的方式和特点,以及人的本质的

收稿日期:2020-0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27)

作者简介:邬焜(1953—),男,河北涿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信息哲学、复杂信息系统理论研究;答凯艳(1985—),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信息哲学。

新进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一、人的本质和劳动的具体性、相对性与发展性

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人的本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相对的延展性。人总是在自然历史过程中不断创造和实现自己的本质。马克思就曾在其著作《哲学的贫困》中明确强调:人类的“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P172)}卢梭也曾在《爱弥儿》(或《论教育》)中写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本性允许我们成为什么。”^[2]自 19 世纪以来,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以及其他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都反对固定不变或与生俱来的人性。

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具体的人,没有抽象的人,这里的“具体”是指人的感性存在,人的本质具体地表现在人的感性活动中,体现在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中。所以,从人的本质来讲,没有抽象的人,也没有抽象的人性。毛泽东关于具体的人性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3]

人,不是单一的存在。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从具体存在的方式上来说,人是生理、心理和行为的统一。由于存在多维因素的交织和互动,人只能是一种复杂性的存在。人的这种多维互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在出生之时,其自身的本质不可能被完全确定,只能在后天的环境中不断地创造和实现自身的本质。在兽群中长大的小孩儿并不具有人的本质;在不同社会环境中成长的人,其各自所体现的本质也将会大相径庭。

人,不是僵化和封闭的存在。人作为实践的创造者,是一个未完成的存在,是一个开放的存在,因此人的本质具有发展性。人不会停留在某个固定的时刻或者某个僵化的东西上,也

不会满足于某种已经获得的规定性,而总是不断地再生产和创造出适合自己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人便培养和造就了自己新的特性和本质。人是一个开放的存在,这就是人的历史本质。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的本质的发展性可以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共时性角度来讲,人的发展是由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转变为世界性的普遍个人的过程;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讲,人的发展是由人的依赖性到人的独立性再到人的自由个性的过程。基于此,马克思从宏观上把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性阶段、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人的自由个性阶段。

人,不是绝对的存在。人的本质因受到实践条件、发展空间等限制而呈现出相对性。实践条件为人的发展提供多大的可能性空间,人就可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呈现出不同的本质。由于实践条件并不总是处于理想状态,总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因而人的本质难免会偏离自我实现的理想人格目标。因此,人的本质具有相对性,不能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有限性,就忽视或者轻视人的本质的各种可能性^[4]。

总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人的个体特性和存在方式的建构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出:人没有绝对和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具有具体性、相对性和发展性。人的本质是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实、先天基质和后天创造的结合,是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人作为总体性的存在,是目前所知最为复杂并且高度自组织的巨系统,因而人的本质具有复杂性、开放性和非决定性的特征。

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下,劳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一直被认为集中承载着人的现实本质。其实,劳动作为人的现实本质的集中体现,并非固定不变、完全刚性或始终如一,而是具体性、相对性和发展性的统一。首先,劳动并非抽

象的存在,劳动与人的关系总是体现在具体的主客体关系中,并且表现出具体的形态。其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总有其特定的体现方式和表现形式;同时,劳动会受到工具和手段、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因而也具有相对性。第三,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劳动不仅会改变自身的体现方式和表现形式,而且也必然会改变其集中体现人的现实本质的程度。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总有一天劳动将会终结它作为集中体现人的现实本质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体现人的本质的其它方面将会占据越来越多的比重。

辩证法把事物的内在矛盾看作其变化发展的根据。劳动作为人的现实本质的集中体现,也必然遵循事物在质量互变过程中的发展规律,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据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类劳动自身的辩证运动规定为三个阶段:原始劳动、异化劳动和劳动的复归。

原始劳动与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相一致。在这一时期,劳动本身长期停留在极其低下的水平上,劳动自身结构的种种矛盾关系还仅仅处在不断形成及完善的阶段上。劳动自身的种种关系尚未充分展开,还仅仅停留在天然的原始状态,因而只能潜在、自发地规定着劳动本身。

当劳动得以发展,但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劳动的内在结构便经历了一个自我分化的发展过程。劳动结构的不同方面以及劳动内在的诸多矛盾便得以展开,例如,分工与交换的产生、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化、私有制和国家的建立,等等。这就是劳动自身的异化,其中既包括了人和物的对立,也包括了人和人的对立。

劳动的复归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由于劳动结构的分化所产生的劳动异化,必然会在劳动结构的重新统一中被消除。正是人类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为人类进入信

息化、智能化的全新社会准备了必要的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而人类的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则为实现劳动结构的重新统一开辟了道路。

总之,劳动作为人的现实本质的集中体现,是具体性、相对性和发展性的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体现人的本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将进入一个智能化的全新时代,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人的本质不再通过劳动本身体现出来,娱乐休闲、学习科研、自由创造等将会成为体现人的本质的全新形式。

二、智能化与人的本质的全面展示

关于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56)}。在这句话当中,“在其现实性上”表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索并非脱离实际或只遵循僵化和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考察人的本质,因此,这里的“社会关系”也指当前变化着的社会关系。

同时,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人的本质的考察理解必须将其置入当前时代发展的环境中。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实际上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关注的是社会关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題。因此,任何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真正的落脚点都是对当前社会现实的人的问题的探寻和解决^[5]。

辩证法不承认什么永驻不变的事物和现象,人的本质也是这样,它是一个不断改变着自身历史的人的自我规定,而这种自我规定的具体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劳动作为人的现实本质的集中体现,只是在生产力还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特征。当人类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尤其是当智能机和智能机系统代替人类的劳动之后,能够集中体现人的本质

的形式将可能不再是劳动,或者说,最起码不再只是劳动的一种形式。

其实,在人类已经经历过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的基本形式已经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从原来的集中统一在物质资料生产形式的原始状态,逐步发展出了相对独立的其它劳动形式:独立的精神生产、人自身生产的优化,以及社会制度和交往关系的生产。一个可以预见的发展前景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劳动的智能化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幅缩短,不仅上述的各种生产形式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必然会更多地通过智能化的方式来实现,而且人的其它活动形式也会随之产生并且得到发展,另外,这些活动形式所占的比例也会日益增大,从而成为体现人的本质的重要方面。这些全新的活动形式有很多,有一部分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例如自主学习、研究、游戏、娱乐、旅游、艺术创造、闲暇等。

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某些行业人员的失业和岗位的被替代,而失业人数的快速增长正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智能化的信息社会,人类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尤其是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解放了人的体力,而且部分地解放了人的脑力,人类无需再消耗大量的时间进行生产劳动。捷克奥地利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 1937 年就曾说过,引发失业有两大来源,一是生产过剩,二是技术进步。对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失业,必须通过大大缩短工作时间才能解决,否则便不能阻止失业现象的发生。

除此之外,萨塞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德国劳动研究所(IZA)(一家私有的、独立的经济研究所和学术网络,专注于分析全球劳动力市场,总部位于德国波恩)的研究员彼得·道尔顿

(Peter Dolton)在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工作时间之后得出三个主要结论:一是在过去的 50 年中,大多数国家的工作时间一直在稳步下降;二是更少的工作时间并不一定意味着总产量或生产率的降低;三是随着工作时间的减少,工人更多地关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如何度过闲暇时光^[6]。因此,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失业人数的增加,不应该成为人们恐慌的来源,相反,它正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

首先,马克思曾经预言过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就业状态:“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批判者。”^[7]因此,对于智能社会的人类而言,失业将成为一种常态,技术的进步解放了人类的劳动力,生产交由少数人和机器完成,由此人类便更加接近解放的状态,这种状态十分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8]。

其次,在人类未完全适应工作岗位减少、闲暇时间增多所造成的失业状态时,各个国家也已经采取了相应的策略来缓解和调适这种变化给人类带来的不适感。例如,有些国家要求企业拿出通过自动化节省下来的部分资金用于培训员工以从事目前无法自动化的新工作;有些企业灵活调整员工每天的工作时间,例如,将八小时工作制减少为六小时或者四小时,以便将剩余的工作更均匀地分配给所有员工;在美国,有政府工作人员提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想法,即政府按期无条件地为所有人发放现金。以上这些政策和措施无疑都会缓解人类因为无法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失业状态而产生的各类不适感,因此,相对于失业的问题,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如何处理闲暇时光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的实践已经给人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生产交由少数人和机器完成,其余的人就可以拥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免于工作的束缚使人类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思自身、关注自身,这样,人类就更加接近解放的状态,更加接近自己的本质^[8]。但前提是,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人类必须具备有利于精神健康的休闲能力,否则,我们会面临比物质贫困更加严峻的精神贫困与心理危机,因此,智能化时代迫切需要我们重塑全新的休闲观与劳动观,能够自主地丰富内心生活、提升生命价值、繁荣精神文明^[9]。

马克思是哲学史上全面揭示人的本质的第一人,他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导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虽然这个命题并不是马克思的新创^[10],但却充分显示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超越以及对人的本质的精辟把握。从这个定义来看,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就必须在人自身之内寻找自身,就必须摆脱外界条件的束缚,包括生存方式、劳动时间、活动内容等,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自觉状态。当前,智能化社会正在逐步使人类的四肢和大脑解放出来,人不必再为物质需要所累,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由此而最终追寻到“人之为人”的本质。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11],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2]。由此可见,马克思所憧憬的未来社会形态是人的全面本质得以展示的全新时代,而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无疑正将人类社会引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必将会从传统的单一本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本质也必然会以更加丰富而多样的方式得以展现。这样,人类便会在不断改变和创造自身本质的过程中,更为全面而深刻地实现自身的全面发

展以及自由自觉地创造本性。

三、人的全新进化方式

生物进化是一种以选择为指导的种群层次跃迁的过程,进化就意味着种群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性增加。文化人类学家很早便指出一般生物和人类在进化方式上的不同,这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双轨进化”和“体外进化”的理论。“双轨进化”指的是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前者是遗传基因的进化,即是体内进化,主要表现为手脚的分工、脑总量的增加、脑结构的完善等;后者则是文化传统和模式的进化,即是体外进化,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等^[13]。

舒炜光先生从科技进步的角度对人类的这种“双轨进化”进行过精辟表述,并把它称之为“人的新进化”。他认为,“人的新进化的特点表现在:既有体内进化又有体外进化……思维方法的进步发生在肉体器官之内,交往工具的演化则发生在体外。体内进化和体外进化共同构成了人的新进化。”^[14]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在其《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写道:“智人出现以后,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近10万年里,人的大脑平均体积没有增大(事实上,它还有所减小!),然而人类社会文化体系的复杂性和变化速度却大大增加。”^[15]这说明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文化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其生物进化的速度。

俄罗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斯皮尔金认为,“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他们不断被自然包围并与之相互作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由这样的事实决定:除了生物圈中已经运行了数百万年的两个变化因素,即生物遗传和非生物遗传之外,还增加了另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技术遗传。”^[16]杰伊·斯托克认为,“人类被认为是一种如此依赖于文化和技术

的物种,以至于文化适应性已经取代了生物适应性。”^[17]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双轨进化”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原本相对割裂的两条进化路径已经融合为一条,即以文化进化的方式直接作用于基因型的变化,从而改变生物进化的模式。

然而,上述关于人的新进化的讨论似乎已经有些落伍。随着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纳米科学以及量子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人类的进化方式将出现更加革命性的方式。2019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建的“神经连接”(Neuralink)公司发布了一款脑机接口系统,通过 USB-C 接口读取大脑信号,可以实现大脑与机器的直接互联与沟通。与此类似,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和人员都在试图通过移植、修补、增强等技术,将人类身体与非有机体结合起来而形成全新的生命形式:“赛博格”即电子生化人。

这种全新的生命形式对人的本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人的本质即“人之为人”而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但“赛博格”介于人和机器人之间,既是被增强了机器人特征的人,也是被增强了人的特征的机器人,由此机器人和人之间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对此,霍金(Stephen Hawking)在 2001 年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计算机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根据摩尔定律,电子器件的性能每月就会进步一倍,但是人类的发展却相对缓慢得多,所以人类必须改变自身 DNA 的结构,否则就有被计算机超越的危险。目前看来,霍金的看法非常有意义,如果不通过技术手段加速人类的进化,那么人类很可能会落后于某种高级智能机器^[18]。

詹姆斯·欧文(James Owen)预测了人类未来进化的四种可能方式,其中一个预测就是人类可能会实现“电子永生”。西方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哲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超越其生物学的局限性从而实现全新的进

化。因此,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的重要观点——“自然选择”也许要被推翻,人类的未来可能属于“非自然选择”。戴森(Freeman Dyson)甚至认为进化不再与人类相关,“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现在依靠文化和技术来生存,而不是依靠随机的变异和选择机制”^[19]。

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所长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表示,过去的达尔文进化论所研究的人类进化是指在自然状态下以非常缓慢的速度逐步发生的人类进化,但目前的克隆技术、基因改良技术、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将以非自然手段加速人类进化过程,人类进化的世代周期将会越来越短。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有三种方式能够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生物工程、仿生工程和无机生命工程。生物工程是指人类刻意在生物层次进行的干预行为,旨在于改变生物体的外形、能力、需求或欲望,以实现某些预设的文化概念,例如科学家在老鼠的背上植入牛软骨组织,就能让它长出人类耳朵的形状。仿生工程结合有机和无机组织能够创造出“生化人”,例如芝加哥复健研究中心能够利用仿生技术为截肢人群安装“生化手臂”。无机生命工程则是创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能够自行独立演化的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病毒^[20]。

面对人类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新端倪,不同领域、层次和品性的人们开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未来遐想:心怀善意的人们想到的是祛除疾病、增强体力和智能、延长寿命,甚至实现个体永生;专政主义者看到的是可以利用相关技术手段实行对个人的无限控制,包括从行为的监控到思想的灌输;具有战争偏好的人们看到的是无人战机和机器人士兵的无限潜力;关注社会公平的人们看到的是人类增强技术与金钱定制之间的关系,深深忧虑人类的阶层分化,他们的极端设想直接指向了新的贵族统治社会的出现,人类增强技术的受益者们将会成为某

种新的生命族群,像对待猴子一样去对待因为贫困而无缘享用此类技术的人们;极度悲观主义者想到的未来社会模式则是新型智能机器或超人对人类的统治。针对最近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种种“阴谋论”的说法也甚嚣尘上,这更使人们预感到了未来的“生化武器”将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危害。

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生物技术和遗传研究的最新发展正在引发关于遗传干预的合法范围和限制的复杂伦理问题。当我们开始考虑干预人类基因组以预防疾病的可能性时,不禁感到人类物种很快就能利用此方法掌握其生物进化。“扮演上帝”是这种物种自我转化常用的隐喻,它似乎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中^[21]。

实际上,关于克隆技术、基因改良技术、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依然要回归到人的本质问题上来。进化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J. Ayala)曾提出,人因为它们的生物本质而成为伦理的存在。人们将他们的行为评价为或对或错,或道德或非道德,是他们杰出的智力能力的结果,这些智力能力都是进化过程的产物,为人类所独有。但是,用以对行为进行伦理判断的道德标准是文化进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因此,承认人的生物本质和文化本质对于论证人的道德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22]。康德也曾说过:“人可以不圣洁,但是他身上的人性必须圣洁。”这意味着人的伦理、人的尊严、人的进化、人的权力都根源于人的本质^[23]。

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是,完全可以从现有和可预期的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出发,呼吁人们理性地对未来做出选择。为了避免灾难,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合理选择人类自身进化的方式,采取合理的政策和措施,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整体的事业,应当超越阶

级、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利益^[24]。

四、结论

第一,人,既不是抽象的存在,也不是单一的存在。人没有绝对和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具有具体性、相对性和发展性。人的本质是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实、先天基质和后天创造的结合,是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因而人的本质具有复杂性、开放性和非决定性的特征。

第二,劳动作为人的现实本质的集中体现,也并非固定不变、完全刚性或始终如一。劳动与人的本质一样,也具有相对性和发展性。从原始劳动、异化劳动到劳动的复归,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自身结构的种种矛盾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人类的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则为实现劳动结构的重新统一开辟了道路。

第三,随着劳动的智能化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幅缩短,人的其它活动形式也会随之产生并且得到发展,而且这些活动形式所占的比例会日益增大,从而成为体现人的本质的重要方面,例如自主学习、研究、游戏、娱乐、旅游、艺术创造、闲暇等。这既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展示,也是人的解放得以实现的必然趋势。

第四,随着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纳米科学以及量子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人类的进化方式将出现更加革命性的方式。这种全新的生命形式对人的本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自然选择”的观点也许要被推翻,人类的未来可能属于“非自然选择”,人类进化的世代周期也将会越来越短。

第五,关于克隆技术、基因改良技术、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依然要回归到人的本质问题上来。人的生物本质使人成为伦理的存在,而用以对行为进行伦理判断的道德标准则来源于人的文化本质,因此,承认人的生物本质

和文化本质对于论证人的道德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面对人类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面智能化,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新的社会体制,采取合理的政策和措施,避免战争,停止内斗,建立共享经济和共享社会,让人类真正进入自由自觉创造未来的新时代。这是全人类应该努力为之奋斗的整体事业,并且已经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Jean-Jacques Rousseau. Emile or on Education[M].Allen Bloom, tra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62.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70.
- [4] 冯颖红.论主客关系中的人的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4): 199-201.
- [5] 黄婷.再思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逻辑维度、实践意涵、新时代价值[J].贵州社会科学,2019(2): 30-36.
- [6] Peter Dolton. Working Hour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IZA World of Labor, 2017(11): 153-164.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8.
- [8] 高奇琦.人工智能、人的解放与理想社会的实现[J].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40-49.
- [9] 成素梅.智能革命与休闲观的重塑[J].社会科学战线,2019(11): 12-19.
- [10] 张奎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全景展示[J].天津社会科学,2014(1): 4-13, 45.
- [11]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3.
-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49.
- [13] Wu Kun, Da Kaiyan. The Comprehensive Human Essence and the New Evolution of Human Beings[J]. Academics, 2019(8): 185-194.
- [14] 舒炜光.论人的新进化——从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人[J].哲学研究,1987(12): 31-35.
- [15] [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M].李培荣,高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35.
- [16] Alexander Spirki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 Delhi: Progress Publishers, 1983: 302.
- [17] Stock J T. Are Humans Still Evolving [J]. Science and Society, 2008(9): S51-S54.
- [18] 郝宁湘.人工智能与智能进化[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3): 26-30.
- [19] Freeman Dyson. The End of Darwinian Evolution [J].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007, 24(4): 58-59.
- [20]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新版)[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377-385.
- [21] 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M]. Cambridge: Policy Press, 2003: back cover.
- [22] Ayala F J, Robert A.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of Biology [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322.
- [23] 李亚明,李建会.人的尊严与人类增强[J].哲学动态,2019(6): 98-108.
- [24] 邬焜,冯洁,袁燕,等.智能社会的体制诉求和人的本质的新进化[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1): 123-128.